

上

不歸英雄傳

姜兆文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5671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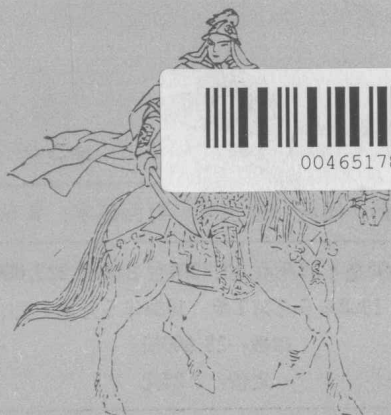
姜兆文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东归英雄传

上



00465178



内容简介

乾隆三十六年，出现了一个震动中俄两国的传奇式英雄——蒙古族土尔扈特汗王渥巴锡。由于不堪忍受叶卡特林娜女皇的征役和沙俄贵族的欺凌，他率领举国部众，驱赶驼马，从玛怒托海起程，连克俄国重兵防守的要塞和关隘，越过哈萨克草原，跋涉万余里，直抵新疆伊犁，完成了东归故国的大业。这部小说再现的就是这一可歌可泣的壮烈史事。

小说以东归大业的组织者和指挥者渥巴锡为主人公，描写了他在纷纭复杂的现实中气吞江海的器量、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身先士卒的勇士风范、运筹帷幄的将帅才干。同时也为我们塑造了一群东归英雄的群像：老谋善断的舍楞、机变百出的策伯克多尔济、勇敢无畏的巴木巴尔、机智过人的神箭手阿斯楞、美丽明慧而勇于献身的安妮……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充满了传奇英雄的色彩，使人敬仰和喜爱。

小说的情节亦以传奇性引人入胜。东归中阿斯楞、安妮兄妹徒手入虎穴，刺杀库拉金纳要塞司令拿不勒，驼兵攻下奥琴峡谷；渥巴锡单身赴会，哈萨克草原疲众胜强敌……波翻浪涌，使人目不暇接，惊叹不已。

东归英雄传（上） DONG GUI YING XIONG ZHUAN 姜兆文 著

责任编辑：刘明涛

封面画、插图：矫玉章 封面题字：黄秋实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0.75印张 2插页 223,000字

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

长春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印数：23,600册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定价：2.25元

主要人物表

渥巴锡：土尔扈特汗国汗王。

舍楞：汗国重臣。渥巴锡远支叔父。

策伯克多尔济：汗国重臣。渥巴锡族侄。

巴木巴尔：渥巴锡爱将。罗卜藏之子。

达什敦杜克：汗国元老重臣。渥巴锡叔父。

色克色那：札木扬之子。

阿斯楞：渥巴锡爱将。神箭手。

安妮：阿斯楞之妹。渥巴锡女常侍。

塔莉沙娜：渥巴锡妻子。

莉莎：鲁道夫之女。达尔罕恋人。

达尔罕：渥巴锡之弟。

萨莱：渥巴锡之子。被俄国索去做人质。

托布信：渥巴锡爱将。通俄语。

罗卜藏：汗国重臣。不幸早死于札木扬之手。

查合布彦：千夫长。

洛桑丹增：喇嘛。

巴兰德：德国医生。

国母：渥巴锡之母。

江基尔·巴图尔：原是归鸿驿站丁。后为了一支两千人队伍首领。

特里根：归鸿驿站长。

札木扬：和硕特部首领。渥巴锡舅父。

道迪比：策伯克多尔济异母弟。

阿沙莱：道迪比之弟。

叶卡特林娜：俄国女皇。

卡辛斯科依：俄国驻土尔扈特汗国大使。

贝格托夫：阿斯特拉罕总督。

拿不勒：库拉金纳要塞司令。

果利津：俄国与土耳其战争时俄军统帅。

特鲁本堡：奥伦堡总督。

加米尼契：哥萨克中尉。

鲁道夫：俄国盐商。间细。

努尔阿里：哈萨克小帐首领。

阿布赛苏丹：哈萨克大帐首领。

素人受主

公元一千七百六十八年，炎热而干旱的五月的一天，在从卡马河^①南岸一直向南延伸的滚烫的驿路上，出现了一对奇怪的旅伴。牵着马缰走在前面的是一个瘦骨嶙峋的蹒跚老翁，马背上驮着的却是一位风流俏丽的妙龄女郎。从少女的略高的颧骨、小巧的鼻子、乌黑的双眸以及稳坐雕鞍的优雅姿态，一眼可以看出是个土尔扈特蒙古族的姑娘，而且出身一定很高贵。至于那个长者，则肯定是俄罗斯人，他那蓬松的卷曲的长发、粗糙而多皱纹的脸皮、佝偻的身躯和举步投足的轻快恭谨，无不在显示他生来即注定的奴仆身分。

“米哈依老爹，前面是什么地方？你为什么在如此接近它的时候，要牵转我的马头呢？”当她发现米哈依要让坐骑离

① 额济勒（今称伏尔加）河中游上的一个支流。

开驿路踏上茫茫荒野时，操着熟练的俄罗斯语，这样问道。

米哈依停下脚步，依然垂着头回答道：“安妮姑娘，那塔顶林立、烟雾缭绕的所在，是远近闻名的奥伦堡^①城。我到过那里。是个比喀山更繁华的地方。繁华的都市常常是罪恶的渊薮。而我们女主人给我的职责是保证你旅途的安全。”

“那么说，你是打算让我们的旅程远离闹市了？”

“是的，姑娘。特别是眼前。”

“可是，你为什么总是让我躲开人群？如果只是在阒无人迹的旷野游荡，那么，我们的旅行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明白你的意思，安妮姑娘。我们可敬的女主人对我讲，你要去寻找失散七、八年的父兄。”

“既然你记得善良高贵的女主人的旨意，那就应该使我们走出的每一步都具有达到目的的可能。”

“姑娘，你在喀山^②时，和女主人形影不离，足不出户。虽然不能说你少不更事，但总是不晓得世事的险恶。再说，你的父兄是在叛逃的途中被抓获的。我是奴仆，但毕竟是俄罗斯人，知道对那些被免死的黑蛮——唔，对不起，我是说加尔梅克^③人——如何处置。女人中有姿色的，被带进武功卓著者的深宅大院，为仆为妾；男人都被卖给商人做脚夫或卖给庄园主到荒郊草野放牧牛羊和骆驼……”

“米哈依老爹，你说我们是叛逃，可实在不对。我们是想回到祖先生活过的地方。除此之外，你说的都很有道理。

① 雅依克（今称乌拉尔）河中游的重要城市。

② 额济勒河中游的重要城市。

③ 即土尔扈特蒙古人。

你的话又勾起了我差不多快忘怀了的伤心事。可是，你要知道，我们虽然走的是同一条路，心情却是多么不同。你是想以对我的保护来表达对女主人的忠诚；而我却要不避风险地仔细观察遇到的每一个人，在他们身上寻找父兄的影子。所以，我们还是向你所说的繁华的奥伦堡走去吧。”

“姑娘，我本应该服从你的每一句话，但是，我知道你为什么获得女主人如此的恩典，那是因为你貌美如花，老将军想娶你为妾，女主人才偷偷放走你。而女人长得美，恰恰是灾祸的根苗。姑娘你想，偌大的奥伦堡城，游手好闲的好色之徒不会少，而且我听说，那里的神父、阿訇和新近进驻的骠骑兵和哥萨克，都喜欢美貌的女人……”

安妮姑娘骄傲而矜持地笑了一下说：“我的确长了一张讨人喜欢的脸蛋。你刚才说，老将军想娶我为妾，那是不确切的。有一天，老头子抱住了我，要亲我的嘴。我挣脱了出来，惹恼了他。我怕有更大的祸事降临，便跑到女主人那里说：‘高贵的主母，我的好夫人呀！放我走吧。老头子要真娶了我，对您的宠幸就会抛得一干二净。那我就对不起夫人给我的恩惠了。’女主人这才放走了我，还搭上你这个老仆人。——可是，米哈依老爹，经过这么远的跋涉，我还会象以前那样讨人喜欢吗？我想，我一定憔悴了，不那么鲜艳了。你看看我的脸，是不是不那么漂亮了？”

米哈依把头俯得更低，十分惶悚地说：“姑娘！我……怎么敢在女主人面前抬起头呢？这是拿不勒将军家族的规矩……”

“你的将军规矩真多！可是拿不勒将军却常常死盯着我

看个不完。”

“他是将军，我是仆人。姑娘，这是不同的。”

“可我也是奴仆呀！”

“你现在是我的主人。”

“对你真没办法。那好吧，我自己看。”安妮说着，从褙子里摸出一个带有手柄的十分精致的镜子。当她渐渐看清镜子里的形象时，连自己也吓了一跳，接着，她噗哧一声笑了。她放好镜子，跳下马来，站在米哈依面前，“米哈依老爹，你抬起头吧。那个会招灾揽祸的安妮不在了！”

米哈依吃惊地后退一步说：“不要开……开玩笑！”

“真的，米哈依老爹。你呀！我命令你看看我”。安妮说着，扯住米哈依的两只耳朵，硬是把那越垂越低的头拉了起来。

米哈依疼得“哎哟”叫起来，不得不对安妮撩了撩眼皮，他也一下子惊呆了。

“这是你吗？安妮！”

“当然是我，老爹。男人见到谁会吓跑的。”安妮咯咯笑了一阵，“你想想，多少天了？我们不停地走啊，走啊，渴了喝河水，困了睡草地。炎阳烤得我们汗流满面，道路尘土飞扬，脸上的脂粉早冲光了，只剩下了灰尘。你也一样啊，米哈依老爹！”

米哈依叹口气，无奈地说：“那好吧。但你千万不要洗脸。”

“那还用说。请你上马。”

“我？你发疯了！”

“一点儿也没疯。从现在开始，你我父女相称。你要常常看着我，表示父亲对女儿的关心。另外，我们到奥伦堡再买一匹马，两个人都骑马走路，就快多了。”

“我们当奴仆的从来就是牵马而不骑马。可是你说两个人都骑马，马要跑起来，你能行吗？”

“看样子，你没到过玛怒托海？”

“确实没有。我出生在将军的马棚里，除了到过奥伦堡外，从未出过更远的门。”

“可在我们家乡，会走路的孩子就会骑马。我五岁时，就和渥巴锡赛过马，他还夸我骑的好呢。当然，总是他赢。”

“渥巴锡？你的哥哥吗？”

“天哪，我怎么会有那么高贵的哥哥！你知道阿玉琦汗吗？”

“知道。听说他是个非常可怕的黑……唔，加尔梅克人。曾带领人马和巴什基尔人一起，攻陷过奔萨斯卡亚和坦波夫斯亚，把俄罗斯人打得好苦呢！”

“你们俄罗斯人是该那样惩罚的。敦罗布喇什呢，也听说过吧？”

“也听说过，是你们的一位汗王。对吗？”

“对，是我们的一位汗王。渥巴锡就是他的儿子，七年前继承了汗位。”

“你……很喜欢渥巴锡？”

“嗯，很喜欢。”

“那你们为什么要离开他？”

“唉！”安妮悲哀地叹口气，“都怪爸爸。他说，指望十几

岁的渥巴锡汗把全部族带回到肥沃而安宁的天山牧场，是办不到的。他毁掉了忠于汗王的誓约，带领鄂拓克^①的男女老幼，离开了玛怒托海。结果，我们刚刚渡过雅依克河^②，就遭到拿不勒将军的龙骑兵的围攻。老人和孩子都被砍死扔在河里，只留下还能做奴仆的人……”

“你的话使我想象得出，你的家族遭到的不幸。那一定是惊心动魄和惨不忍睹的吧？”

“是啊，现在回想起来，我还会感到惊骇和忍不住掉泪呢。”

“要是这样，我真不该问。姑娘也不要再想它了。”

“办不到啊，好心的老阿爸。我也想忘掉，但并非一切往事都是可以忘掉的。那段经历已深深印在心上了。我那时还小，才十四、五岁，还不知道什么叫悲痛。要是现在让我再目睹那场悲惨的场面，我会哭得昏过去的……”

“会的，姑娘，会的。”米哈依说道。他看到安妮的眼里涌动着泪花，自己也忍不住抽咽了一下，他不愿再让安妮陷入更深的痛苦，便引开了话题，“安妮姑娘，我们是歇息一会儿，还是继续赶路呢？”

安妮抬头看了看头顶的炎阳，同时平息了一下悲痛的感情，抹了一把眼泪说：“这该死的热天，快把人烤干了。……你真不上马吗？”

“姑娘，在第二匹马买到以前，我只能步行。”

① 有固定牧地的游牧单位，部众称爱马克，首领称爱马克长。

② 乌拉尔河的旧称。

“也好，我们一边慢慢走，一边说话吧。”

当这一老一少继续起他们的旅程后，米哈依问道：“你是想回去找渥巴锡吗？”

“那还用说？土尔扈特部众是不能没有汗王的。”

“你不是要寻找爸爸和哥哥吗？”

“是的。我要先找到他们。劝他们仍旧回到渥巴锡身边。”

过了一会儿，米哈依又问道：“渥巴锡会娶你的，对吗？”

“只要他肯……唉，我大概不会有这个运气了。我背叛过他。……再说，他娶了妻子，听说又聪明又美丽……好了，米哈依老阿爸，到了城门口了，不说这些了。——唔，你看他！”

安妮突然停下脚步，伫立着，久久地注视着从眼前飞驰而过的一辆马车。马车上载着一具肥胖的僵尸。

“怎么了，安妮？”

“啊，那个赶车的多象我哥哥！”

米哈依同情地摇摇头说：“安妮姑娘，哪有这么巧？你是想哥哥想疯了，使他的影子附上了所有年轻人的身体……”

“说的对呀，米哈依老阿爸。我们走吧。——唔，天哪！这里的人这么多，把每个人看一眼，也要看一个月吧？”

“两个月怕也看不完呢。”

.....

奥伦堡的确繁华。

这座城市的第一批房舍始建于何时，历史上没有明确记载。但人们都知道，在叶卡特林娜二世的“光辉朝代”，它作为

新建的辽阔而富庶的奥伦堡省的省会，正处于它的鼎盛时期。它这时的人口，如果算上近郊从事稼穡和放牧的哥萨克人、巴什基尔人以及皈依东正教的加尔梅克人，不会少于十万。在这座城市里，通行四种语言，往来客商感到十分方便，都愿意到这里来碰碰运气。旅馆、店铺、妓院也应运而生，一天比一天兴旺，把市面点缀得丰富多采。基督教堂的直插蓝天的塔顶和石头马路两侧金碧辉煌的贵族邸宅，更为这座新兴城市增色不少。

但是，对于满面灰尘的安妮和米哈依来说，走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耳听叫卖之声，目接旗幡招牌，却产生一种巨大的压抑之感，觉得眼花缭乱，什么也看不清，心里气闷得仿佛要爆裂开来，盼望着立即拔腿逃出城去。

“我们走吧，老阿爸。我简直要发疯了！”

“我也是啊，安妮。我早说过不该来的。”

“都怪我，都怪我。我真希望周围这些人都是幻化出来的，快些消失吧！——咦？你怎么了，老阿爸。你好象很惊慌？”

米哈依压低声音说道：“安妮，你看到那座两旁站有卫兵的大铁门了吗？”

“看到了。”

“看到大门里面的甬道上……”

“那里有两辆马车。那又怎样？”

“马车的后面呢？”

“后面？是一座很高很大的楼房啊。”

“对。那是奥伦堡总督的府邸。肯定是的。我到过这

里，不会记错的。我听说，我们的主人拿不勒将军正是到这里来，准备和总督大人一起去彼得堡，参加女皇登极六周年庆典的。”

大惊失色的安妮喊道：“天哪！你还有闲心给我讲这些。”说着，一把拉住米哈依，掉转头来，“快走！”

2

当安妮和米哈依顺着来路直奔城外的时候，在总督府邸二楼客厅的门口，正有四个大人物走出来。这四个人，由于各自的毋庸置疑的辉煌政绩和赫赫军功，在俄罗斯帝国都享有盛誉。他们是奥伦堡总督莱英斯多尔普伯爵、阿斯特拉罕总督贝格托夫伯爵、俄罗斯驻土尔扈特汗国大使卡辛斯科依少校以及喀山驻防军副司令拿不勒将军。

还是在年初，他们曾会聚在阿斯特拉罕，共同商讨如何加强“南部防线”。那时他们约定，五月底在奥伦堡会齐，结伴去彼得堡，参加叶卡特林娜二世登极六周年庆典。现在，马车已停在楼门前的甬道上，扈从人员也已集合完毕，主人说启程时间已到，他们便走出客厅，踏上长廊的红色地毯了。

贝格托夫和卡辛斯科依边走边谈着，显然谁也不想停止在客厅里的唇枪舌战。对这两个人的争论，拿不勒将军丝毫不感兴趣，脸上是一副冷漠的样子，而莱英斯多尔普伯爵却异常关注。

“伯爵大人，”卡辛斯科依轻蔑地看着贝格托夫宽阔多肉的后背说道，“我总不能用这样或那样的‘据说’，就做出加尔梅克人要叛逃的结论。”

“大使阁下，”走在前面的贝格托夫头也不回地说道，“我用‘据说’这个词儿，是希望您自己找到事实去肯定它，这要比我这个如您所说的不相干的人去证实它好得多。”

“伯爵大人所说的事实，是不存在的。”

“是吗？”贝格托夫侧过肥胖的头问道。

对贝格托夫象取笑白痴的语气和戏谑晚辈的眼神，卡辛斯科依感到很恼火，他不出声地冷笑一下，说道：“伯爵大人一定又要援引札木扬的密告信了。对吗？”

“那么，阁下也一定还要说札木扬的密告信都是胡编乱造的无稽之谈了？”

“是的，伯爵，我还要这样说。”

“您是过分自信了，大使阁下。”

“我了解札木扬，就象我了解渥巴锡一样。”

“当然，当然。我不否认这一点。札木扬不是个正人君子，对渥巴锡怀有私仇，有夺取汗位的野心，这都是尽人皆知的。”

“既然如此……”

“我还没有说完，阁下。我们姑且假定札木扬是无中生有。但是，他想搞垮自己的妻侄兼外甥^①，完全可以虚构别的内容，而不至给自己留下后患。比如，他可以说渥巴锡不

① 札木扬和渥巴锡的父亲，是易妹而嫁的联姻。

准部众学习俄语，不准部众接受东正教洗礼，等等。”。

“伯爵大人，您大概忘了，这两条法令可不是渥巴锡这一代人制订的。”

“我没有忘，阁下。这在渥巴锡祖父在位时，已经是两条不成文的法令了。可是，眼下在汗国，这两条法令依然生效。”

“我们迟早要强令汗国取消这两条法令的。但这需要一个合适的时机。”

“非常正确，阁下。女皇陛下在两年前确实说过这样的话。”

“所以，用这两条早就存在的法令去指控渥巴锡，是毫无意义的。他必须虚构耸人听闻和能引起女皇震怒的情节。”

“您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阁下。您还应该从另一个方面去分析。那就是，密告者考虑的不仅是置对方于死地，而且要保证自己至少是安全的。‘企图背叛女皇，率众东逃’，这的确耸人听闻和容易激起女皇陛下的震怒。但札木扬不是个傻瓜，他在密告信上这样写的时候，首先会想到，对如此严重的事情，女皇肯定派人查核，一旦证明他是诬陷，女皇的震怒会双倍地落在他自己头上。但是，如果他在密告信中写道：‘在汗国有成千上万的人强烈要求学习俄语和皈依东正教，而渥巴锡却坚持不取消这两条法令。’那么会产生怎样的效力呢？女皇陛下肯定不会允许渥巴锡继续留在汗位上，因为正是这个狂妄的年轻人，阻拦着加尔梅克人投向女皇陛下的怀抱。请问，这不是可以达到同样目的，又不给自己造成任何麻烦吗？札木扬为什么冒险虚构‘东逃伊犁’的

情节呢？”

“札木扬不择手段，不计后果。这就叫利令智昏！”

这时，他们已经走下门厅前的台阶，到了马车跟前了，贝格托夫停下脚步，讥笑而又怜悯地盯着卡辛斯科依，轻叹了一声说道：“阁下，您的自以为是真令人吃惊。”

卡辛斯科依针锋相对地说道：“伯爵大人，您对汗国的事务的浓厚兴趣，仍然不减当年^①，这才令人惊诧莫名。”

站在旁边的莱英斯多尔普，不善意地看着卡辛斯科依，似乎想说几句训戒的话，但略一思忖，又打消了这个念头。他紧闭着嘴，轻轻摇了摇头。然后对浑身透发着慵懒气的拿不勒说道：“将军，这两位谈兴正浓，谈锋未钝，是不会轻易罢休的。就让他们坐在一辆车里，一路吵到彼得堡吧。来吧，您和我坐第一辆车，请——”

拿不勒抬起昏倦的眼睛，看了一眼天上的骄阳，所答非所问地嘟囔道：“该死的太阳，能烤死人的。”说完，缓慢地挪动着大腹便便的肉块，向第一辆马车走去。

“天气真是热得出奇。”莱英斯多尔普边走边附合道，“不过，多想点愉快的事，就可以心清气爽了。——唔，对了，还是来谈谈你那个加尔梅克小姐吧。”

“加尔梅克小姐？”拿不勒诧异地挑动了一下厚眼皮，似乎来了几分精神。

“就是那个叫安妮的姑娘啊。”

“安妮……您怎么知道她？”

^① 在卡辛斯科依之前，贝格托夫曾一度兼管土尔扈特汗国的事务。